

## 毛泽东论隐蔽工作

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 则和战争区域 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 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反对急性和暴露。其与顽固派斗争的策略 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 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在党员被国民党强迫入党时，即加入之 对于地方保甲团体、教育团体、经济团体、军事团体 应广泛地打入之；在中央军和杂牌军中，应该广泛地展开统一战线的工作 即交朋友的工作。

注：这段话节录自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南局的指示，该指示发出时间是一九四〇年五月四日 现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题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 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

## 一、少年时期

陈发光同志祖籍南召县白土岗街，生于 1921 年农历八月四日（民国十年）父亲是个目不识丁的老实农民，母亲是操持家务的勤劳农妇，一个弟弟，全家四口家靠租种地主三亩旱地和二亩菜园为生。当时租种要押金，还要为地主出劳役值官差，他赤身露体，拾柴割草，自幼养成了勤劳节俭的习惯。八岁那年，被杆匪老王太、宋天才部拉过肉票，因家贫无钱赎人，随匪流窜豫、鄂、川、陕四省。后父亲变卖家产加上借贷，才将他从陕西龙驹寨赎回。他回到家里为帮父母操持家务担木炭、卖柴草、贩脚煤生活。十四岁在南召白土岗小学学习，借节假日继续与人合伙贩脚煤。因山高路远，别人用塔锤换肩，他用破棉袄围在脖子上，代替塔锤换肩，同伴邢文青常帮他担一程，使他休息喘气，因而结为好友。农忙季节，他请假帮父种田，实际是半耕半读学习。

他出生在贫困家庭里，又地处伏牛深山的南召白土岗小集镇。在本世纪二十年代里，中国正处在军阀割据时期，与南召毗邻的南阳、鲁山等县，大小杆匪百余起，其中巨匪老王太、李长有，拉杆匪数万人，到处奸掳烧杀捆票，军阀吴佩孚、石友三盘居中原，兵匪混杂，祸害人民，使他幼小心灵，深深印上地主剥削，匪患无穷的烙印。

1935 年，进步人士李益闻先生立志教育救国，联络镇平、内乡、彭禹廷、别廷芳等宛西地方自治派，以普及教育、提高农民文化素质为己任，进行自卫自治。十四岁的发光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入学读书的。发光在小学读书期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七·七”芦沟桥事变，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就占领了大半个中国。黄河以北

及豫东已成了沦陷区 当时的南召县 毗邻的洛阳、鲁山、叶县、宝丰等县 兵匪交织，一起对抗日本鬼子的侵略 仅仅是防守 还算是个后方。一些沦陷区逃出来的知识分子，大中专院校学生，纷纷流亡到这里。南召县李青店的袁宝华是北大学生，地下党员，在国难当头的紧要关头，回到了南召家乡，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深受地方自治派李益闻等人的欢迎。发光在学校里也深受抗日救国的影响和教育。

## 二、参加革命

### 加入共产党

1937年冬天,由平、津、京、沪及省会开封流亡到南召的学生中,有一批地下共产党员到南召后积极组织抗日救亡活动。其中有江苏人,毕业于南京交通大学的徐近(字希达,1940年在新四军敌后根据地工作,抗日胜利前夕在永城战斗中牺牲)由党组织分配到白土岗小学任教,还有南召县云阳西坡根村,在开封河南大学毕业的刘澆,解放后任南召二中校长,已离休,现年85岁)亦到白土岗小学任教。这两位先生都是地下党员,到校后带领学生宣传抗日救国,组织战时服务团,教唱抗日歌曲,讲解马列主义和游击战术。发光积极参加,在学生中表现突出。徐近先生发现后,除安排他到校外刷写抗日标语外,还叫他到校院附近发动不识字的青壮年,开办夜校识字班。经发光发动,几天内报名上夜校的青壮年有三十多人。徐先生教课活泼动听,深入浅出,深受学生欢迎。不到半个月时间,这个夜校的青壮年就增加到百余人,分三班学习。用煤油灯,只能照亮黑板,远处看不见,发光主动到舅家借来唱戏用的老龟大汽灯,方便了教学,深得师生的赞扬。发光随堂听课,积极参加各种活动。经考验,徐老师在白土岗培养发展的第一个中国民族先锋队(民先)队员就是陈发光。在徐老师的领导下,发光在青壮年和学生中,先后发展了十几个民先队员。因为民先当时在社会上不准公开,他便以农村换帖拜把兄弟的方式作掩护,买来折子,按“金兰谱”的填写式样,写上姓名、年龄及三代家庭情况。民先队员开会,都是在校外河坡秘密进行。这批民先队员在当时

是一支名符其实的宣传抗日救国的先锋。其中队员刘天成，曾和发光一起贩过脚煤，由于在夜校学文化，识字多，后当了白土岗小学的总务。

1938年10月根据发光的表现，由徐先生写好宣誓词，在白土岗关帝庙大殿内，领读宣誓，接纳发光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他入党后工作更加积极，为发展党组织，不断向徐先生汇报工作，对培养的对象，也逐个向徐先生汇报，取得指示。在此期间，他除在校参加学习外，由于徐老师指示，还经常到校外进行抗日救国宣传，组织发展战时服务团的工作。

## 选送中原局党校学习

1939年春，南召县党组织，在全县党员中，选拔十名优秀党员，到中原局新四军留守处确山县竹沟镇党校学习。时年十八岁的发光，由徐先生通知，交待他不要告诉父母，路上说上竹沟是走亲戚的。一同去的有李吉祥和刘涛先生等。他们当天到李青店，按约定的饭店投宿，按暗号说找张先生，不说名字，对上暗号就有人接待。次日早饭后，有位同志把他们带到李青店街外一个山坡乱莹上谈了话，要求他们注意安全，十名党员分成四起，相距不能太远，以便相互照应和联络。如路上有人盘查，就说是走亲戚或说做生意。南召县党组织写给党训班的介绍信交给年龄较大又会吸旱烟的李吉祥，让他把介绍信卷成吸烟纸，装在烟袋管里，以避免路卡盘查发现。他和刘涛先生一行，沿指定路线走了三天，到了桐柏县与确山交界的邓庄铺，那里驻扎的国民党军队盘查，他们说走亲戚的，应付了过去。又走了两夫真空地带，就到了竹沟镇，李吉祥交上介绍信，把他们安排在招待所内食宿。每天三餐大米饭白馍，每五个人一盆菜。

在招待所住了五天，党训班按文化程度分班，李吉祥、陈发光、

李春林、王正举、王明玺等仅有高小程度，被分在初级班学习情报（即后来的公安）业务，刘涛先生分在高级班。党训班实行军事化管理，有延安抗大派的人当教员，穿的是灰军服，八路军派来的教官穿绿军装，胸佩八路军符号，分别进行讲授。参加学习的都穿便衣，早操后跑步到河边洗脸，吃饭和招待所一样，每星期两次改善生活。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还到山里学习了一段时间。正赶上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十八周年，参加庆祝会的有河南省委书记朱治理、留守处主任王国华（绰号王老汉）及中央首长。在会上彭雪枫作了目前形势报告，他要求每个学员要坚信共产主义，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要服从分配，回到地方去的同志要积极工作，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到军队工作的同志要勇敢杀敌，把抗战进行到底。到同年秋，学习结业，南召去的一部分留校另行分配，陈发光仍同刘涛先生一起，按规定分散回到地方。当时刘涛患重病行走困难，发光陪伴走了一天，走出解放区之后，发光替刘雇了辆人推木制独轮车，让刘涛坐上，发光在前面拉车，日行夜宿，走了四天半，才到老南召县西坡根村刘涛的家。由于沿途照料刘涛辛苦劳累，发光病倒发高烧，经医生诊断是疟疾病。高烧退后，在刘家住了三天，返回白土岗学校，向徐先生汇报了在党校学习情况和刘涛患病经过。徐先生听后十分满意，连声称赞发光能干，照料护送刘先生有功。发光入党后得到组织信任，选拔保送中原局党校学习深造半年，练出了为党工作，从事情报与隐蔽工作的本领。

## 发展党组织

1939年秋，发光回到白土岗完小时，正值白土岗县立五小增设初中班，属南阳宛南中学二院。宛南中学校长李益山是南召县曹店人，为振兴家乡教育事业，应地方士绅之邀，开办了白土岗学校的戴帽中学，他后来在石桥又创办了女子高中。发光从竹沟党

校回到白土岗 初中招生工作已结束 得到在初中任教的徐近、黄林清、刘涛等地下党员的帮助 发光才免试免交学费 入校编班上课了。学习期间 校长李益山到校视察 召集全校师生讲话 号召学生努力学习，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从此，发光一面在校学习，一面以学生身份为掩护发展党员 进行抗日宣传并担任党内地下交通工作。发光受中心区委书记徐近领导，担任白土岗中心区委交通员。负责到李青店、南河店、白土岗附近 传送文件、报刊、杂志 通知党员开会 每次出差往返要走一个星期左右。他曾到过青山、大庄、红岩沟、背阴坡、白灵庵等处。当时的山区小学 不少只有一名教师 为了能让这些教师参加党的会议 发光就常去各校代课 如 花子岭大庄小学只有一个老师朱宝林 后改名朱晓山 南召人 曾任南阳专署副专员 1988 年病故 )李依仁( 后改名李洁 南河店人，后到延安学习，曾任南阳林站付站长 85 岁 已离休 )二道沟的尹怀春等，发光都代过他们的课。

1939 年冬，刘涛回校任党支部书记，陈发光任支部军事委员。发光先后培养发展邢文同、赵保太、郭明德等三位农民和魏宏武( 南阳县人 文革后任军政委 兼兰州军区副政委 文革时因心脏病死于北京 )韩应文、杨怀庆、闫树德、张荣钦、谢文田、李树钦、佟运兴等八名学生入党。党员活动划分三个组 两个学生组，一个农民组。另外王凤举是县委委员( 改名王林 曾任平顶山市副市长 )与联举、正举是三兄弟 39 年王凤举以县组织部领导身份，也参加农民小组活动。当时 党组活动多在夜晚 找一个僻静地方 发光选在白土岗寨外的白河滩乱葬坟园里。青年人怕鬼火不敢去，发光就先到 发光以表舅郭某为例 讲郭一生画神相做神胎 穷的当当响 如果有鬼神 做神胎画神相的应该首先是富翁。说得大家哈哈大笑，以后都不怕鬼了。发光发展的党员中，1942 年国民党在南召逮捕共产党员时，多数被捕。陈听说王联举兄弟的父亲被抓后，遭到汤恩伯枪杀牺牲了。

发光在初中学习期间 受徐近直接领导 以学生为掩护 担任中心区委交通工作。1940 年秋，徐近调往新四军，到沦陷区敌后工作 临走时 带走党员魏宏武、韩应文二位同志 中心区委的工作 移交张介平先生领导。1940 年冬 因匪特告密 南阳宛南中学取消白土岗的宛中二院 改称私立现代中学 原在开封 后迁南召的学校 )国民党南召县党部 为监视现代中学的共产党活动 在白土岗创办中山民校 校长姚兴甫 专门检查监视现代中学邮件书刊。1941 年冬，南召县民团团长张浩然（原地下党员叛变投敌），带十多名武装对现代中学进行搜查，并将张介平拘捕到南召县城。发光同地下党组织 积极从中周旋 未果 张介平被押解洛阳北沙沟 经一段审查 保留嫌疑放回学校。张介平回校不久就到四川重庆、成都工作。党的区委工作 临时转交朱晓山负责。随后 党派刘依仁到校 教三民主义课 借以观察国民党的动向。此时 到四川的张介平为现代中学师生每人购置了一枚钢质胸章佩戴，被中山民校发现 向国民党匪特报告 说是胸章为暴动暗号 引起国民党县党部惶恐。

这时 发光已是初中三年级毕业班的学生 现代中学还有三个予科班 在校学生有 150 多人。因受爱国主义教育，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突出，引起国民党匪特的严密监视。

### 三、被捕坐牢

1942年7月7日是“七·七事变”抗日救国五周年纪念日。这天学校教务主任安排发光刷写标语到校外宣传抗日。上午十点多钟河南保安军派一个连的武装突然包围了现代中学校院。手持长短枪的武装人员把在校师生员工全部集中起来宣布在校人员只准进不准出然后派武装到师生宿舍进行搜查。翻床铺、捣书柜、检查书刊杂志。因为正值假期除抓在校师生外还强令学生带路到附近学生家里搜捕当天抓走了二十多人。发光因在校外刷标语听到学校抓人就脱身逃跑到山里亲戚家东躲西藏了一段时间回到家后被乡长李振堂派人抓走了。同时被抓的还有周炳坤父亲，关押在南召看守所内。

后来才知道教育厅在白土岗办的中山民校校长姚兴甫是中统特务(解放后被镇压)向上报的很凶要求国民党河南党部机关立即派军队来清剿不久就会政变发出十万火急。河南省中统局派张茂亭和伏牛山工作团配合河南保安军联合剿共凡抓捕的共产党嫌疑都在南召县监狱看守所扣押由中统特务审讯。抗日爱国人士李益闻就是在这次剿共中被捕，以共产党的罪名被杀害的(解放后追认为烈士)。接着国民党85军110师和国民党伏牛山工作团的匪特在南阳辖区各县进行骇人听闻的大抓捕使南阳地区地下党组织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

### 受尽酷刑 身残志坚

1942年秋，白色恐怖笼罩着南阳地区，被抓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达千余人，陈发光也在其中。匪特在审讯南召留山王明

玺时 王招供陈发光和他一同去过确山县竹沟中原局党校学习 是共产党员。发光接受过情报训练，是派回白土岗的交通员。匪特们就把发光列为共产党要犯，企图从他嘴里得到党的上级组织情况。

发光被捕后，几天没有提审，他只见被抓捕的难友，受审后回到监房唉声叹气，也不敢打听。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把他提到离监房较远的天主教堂审讯。先让发光看看摆放着的各种刑具，对其施加精神压力，然后反绑他的双手，双脚不沾地吊在墙上，看张荣钦受刑，匪特谓之“观望”。发光心想：今晚难活到天明，终究是个死，随他们的便吧。刑具只不过是肉体摧残，一个共产党员，刚过二十岁的青年，能经得起考验。因此，他严格按照在党校受训时对情报工作人员的要求，作了充分思想准备，能忍耐就是胜利。审讯开始，他一口咬定自己不是共产党，在学校受教育，宣传抗日救国，是爱国行动；在校烧香写金兰谱是要好同学拜兄弟的友好行为。在他拒不供认参加共产党的情况下，匪特开始对他刑讯。先用手摇发电机发电，把他捺倒，电线往肉里插，他全身麻木失去知觉，醒过来，他仍不承认是共产党员，继而用老虎凳把发光折磨得昏死过去。据叛徒交待，匪特不但知道发光是共产党员，还知道发光是经过中原局竹沟党校培训过的交通员。匪特们气急败坏，大骂发光不老实，两个匪特用擀面杖压擀发光小腿迎面骨，因用力过猛，将擀杖压断，木杆扎进发光腿里，顿时血流不止。伤口处肉皮薄，两年多也未痊愈。残无人道的匪特用木枷挤压眼球，往指甲缝里钉竹扦，致使发光一小手指溃烂，少了一节。匪特撬不开发光的口，就把他倒挂在柱子上，往鼻子里灌辣子水、灌煤油，用烧红的铁锨烙大腿，他疼痛难忍，但心里想就是一个肉体，交给匪特，能忍就是胜利。发光越坚贞，匪特越残暴，匪特们把点燃的一大把火香，烧烤他的胸口，把前胸烧的吱吱响，直往外流油，他咬紧牙关不求饶。后来特务又用皮鞭、草绳蘸水抽打背部，使他身上由红肿变成黑紫。

色。二十一岁的共产党员陈发光、忍受了匪特的十种酷刑，咬紧牙关不招供。大凡叛党之徒，概因难忍酷刑，发光却用血肉之躯，保护着党的地下组织和同志，使匪特始终没得到口供，只得将他送回监号。难友们用黄表纸蘸鸡蛋清，日夜轮换给他起死回生。有的难友流着眼泪劝他说：“人家问啥，你就承认啥，免受皮肉之苦。”“老无期”劝他说：“看你年轻的，该说的给人家说说算啦！”他对难友们的好心善意表示感谢，但他还是说自己宣传抗日救国，不是共产党员。

发光在南召监押受审三个多月，两次酷刑审讯，被打致残。明知发光是共产党员，始终没有撬开他的牙关。敌人为了向上邀功，便在上呈转押的报告上写道：“兹将奸党陈发光等三人押解河南省党部听候处理”等，下面是党部委员张茂亭签字。发光的母亲从释放难友口中得知儿子在狱中受刑身残后，终日痛哭成病，在他被押解洛阳集中营关押期间，母亲先疯后死。发光接到家信痛不欲生，绝食痛哭，在难友们劝解下才进食。

## 上解第一战区长官部

1942年秋天，发光在南召监狱，因受刑十余种，遍体鳞伤，至今因压杆笊子扎，右腿残废，身上多处伤疤，走路拐腿，不能干重活。当时国民党伏牛山工作团特务把他转押上交河南省党部（时驻鲁山县城），因他伤残行走困难，押送警官半路上强派牛拉铁脚车，让他坐牛车走了两天，到达鲁山县城，押在鲁山县监狱里。押送途中不叫吃饭，他饥饿难忍，经要求收押人员给他买几个馍充饥。他被关押的监狱，每天两顿稀小米汤，吃不饱就在监内向难友乞讨。在鲁山监狱住七天又上解，提出监狱时听到院子里手摇发电机声，他以为又要受电刑，结果是发电照明，虚惊一场。他在鲁山县监狱，被国民党省党部提审一次，他仍坚持自己是现代中学在

校学生，因宣传抗日被抓捕。审讯人员看他遍身是伤，走路困难，没再用刑，次日即派警员将他转押洛阳第一战区长官部监狱。

在解往洛阳战区监狱途中 因是过往犯人 沿途监押都让睡在腥臊潮湿的尿桶旁边。当时监狱内，对新来犯人要出香铺尿桶钱，他们是过往的 没有出钱。当时正值历史上出名可怕的饥荒年 民国三十一年（1942 年）河南大旱 是人吃人的年成 街上讨饭抓馍吃的乞讨灾民很多 被押解的人要求吃饭 押送警员训斥说 他们只管押送 不管吃饭 谁饿了就到饭店要吃的 吃了没钱给有我们在 店主人不敢打你们。话是这样说 被押解的人 也不忍到饭店去吃白饭，就这样沿途饿了三天半才到洛阳。

在洛阳战区监狱 收监后 饥饿难忍，一起押解来的一个难友，用手表换了十个馍 被狱中饿极的难友抓去七个 发光只吃了一个小馍。第二天上午为跑警报 躲避日本飞机轰炸 监狱把犯人转移到防空洞内几个小时。警报解除 出了防空洞，一见强阳光 发光就昏倒在大院子里。犯人见状 大喊院里死个共产党。这时 监狱里在押的洛阳念五中学高中生 掏出十元钱 买了三碗饭 亲手喂发光下肚 他才慢慢苏醒过来 由难友扶他人牢房躺下。监狱长知道了这事 即派牢卒提问发光 他说因长时间饥饿 见强光才昏倒。监狱长恼怒 伸手打了看押的牢卒两耳光 并说 共产党是要犯 在这里饿死一个就要撤我的职。随即派狱卒到街上买一桶稀面条和几斤馍让他吃饱 剩下的馍也让他拿到牢房内。就在这天下午 监狱长打电话，报告战区长官部批准，将发光等押解北沙沟集中营。

北沙沟集中营 在洛阳北郊 是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部管押政治犯的集中营。北沙沟集中营派了六个宪兵，到洛阳监狱提发光等三人，上车前用黑布条把眼蒙上，拉到北沙沟口才把布条掀开。这个北沙沟很长 不知多少里 沟深十多丈 沟宽二十多丈。顺沟斜下 是一段是平场 并排三个窑洞 专门看管政治犯 其中一个窑洞是押女政治犯的地方。窑洞旁边还有两个窑洞住宪兵，除此之

外，还有做饭，洗衣服的小窑洞。在北沙沟口有个竖立的大牌子，上写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旁边还有个长方形的横牌，上写：“严禁党政军民入内”的禁令，有醒目的警戒区线。沟边挖了不少防空洞，以躲避日寇飞机轰炸。

他在北沙沟集中营关押半月时间，晚上睡潮湿的地铺，每天两顿饭，由政治犯自己做，吃不饱买红薯吃。放风时他才知道送到这里的人中，有一位教书先生，还有新四军被抓捕的女指导员。有河北解放区抓来的，有泌阳、桐柏县送来的区长。集中营夜里提审，听到打棍子疼痛中的哭声，但比南召用刑轻得多。发光被提审一次，没有受刑，只问了被抓原因和伤残经过。

过了七、八天时间，又送到集中营里一百多名政治犯，有河北省的，也有河南的。因为人增加，做饭困难，不让自己做饭吃，改成行军用的大锅做饭，仍然是每天两顿面汤和红薯饭。说是每月每人45斤，实际吃不够标准。

在北沙沟监押期间，每天有从外面送进来的，也有从里面提出不知下落的，也有饥饿患病的。集中营除每天集中训话，强令写悔过自首书外，也有不断被提审挨打受刑的。发光伤残严重，除提审一、二次外，没有再受刑。他不承认参加共产党，当然也不写悔过自首书。在匪特的案卷中，发光是参加共产党中原局党校训练的奸党要犯，款硬不吃，拒不招供，只有逐级上解，这样就把发光解往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驻洛阳办事处，设在洛阳西宫的集中营。

他被宪兵押送到洛阳西宫，他首先看到大门口大牌子上写着“中央军事委员会驻洛阳办事处”。门口站着三个手持木柄盒子枪的宪兵。由宪兵领进院内，交看管人员登记，有个秦区队长部下的管理人员，把发光等领到一幢楼房大屋内，指着放有一条大席的地铺，令他们坐下，训话说：你们睡在这里，有事先喊报告，经批准才能行动。发光首先报告，说身上伤口复发，要求提审。当天下午秦区队长提审，发光仍按原口供应答，讲述了在南召受刑致残的经

过。秦问了一阵，检查过他身上伤口浓血后，当即指示两个宪兵，明天将他带到西宫医院检查治疗。

第二天宪兵把他带到医院 交待医生护士说：“他是政治犯 看病药费记在办事处账上。”然后退出在门口守候。医生详细询问，他如实向医生诉说 是因为宣传抗日被抓捕 在南召审讯中 多次受尽各种酷刑 受刑重伤致残等等。受感动的医护人员 流着眼泪 为他洗包伤口。在说到集中营生活时 他说多次转押上解 都是每天两顿饭 从没吃饱过。医护人员深感同情 给他多开三天药 又到灶上买来饭菜让他在诊断室吃饱 还包了几个包子 征得宪兵同意 让他带回去充饥。

发光在洛阳西宫关押的一段时间，由于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身上的伤口逐渐好转。军事委员会驻洛阳办事处也没审出什么新名堂 只好将这个顽固的‘奸党分子’陈发光 投进关押政治要犯的西北青年劳动营，从此以后陈发光在这所关押各地政治要犯的集中营度过了四个年头，直到抗战胜利释放。

## 西北青年劳动营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北青年劳动营，是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规模比上饶 渣滓洞大 关押的人也多 大多是共产党员中上层人员和进步知识分子，也有政见不同的国民党的各级军官等。主任谷正鼎中将。是国民党中央监察执行委员、西北办公厅主任、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 曾留学柏林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 教育长李绳武少将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 曾任第四军军长 副教育长兼总队长 黄涤欧是黄埔三期毕业，少将军衔；副总队长也是黄埔毕业的军官。教官的规格也很高 如周传儒是陈果夫、陈立夫的妹夫 曾留学欧洲 能操几国语言 还有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教授等。因为常有国内外及华侨参观团，集中营也常组织有名的学者来讲演，

如罗家伦和外籍华人林语堂。集中营每月或年节都请剧团或戏班来演出，著名演员常香玉、崔兰田都来演出过。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北青年劳动营，原来是张学良的东北军营房，故名东北新村。这是座土城，有城门、城垛，每隔几十米，盖有炮楼，炮楼之间城墙很宽，可行汽车，宪兵持枪在城墙上流动站岗把守。城墙高三丈，设有护城河。城门口站三个持枪卫兵，另有带袖章的带岗兵。城门里边有一个油漆大牌子，上写“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北青年劳动营”，有一个团的兵力武装看守。

与陈发光一起押解的这批政治犯有二十多人，由秦区队长从洛阳押送到劳动营。进营后先登记，由宪兵带到大院子内。这个大院子能站几千人，办公房舍很多，挂有各科室的招牌，其中有总队部、学生总队、学兵队等。女学生政治犯编在女生队。凡押解到青年劳动营的政治犯，都暂编在六中队核对案情、文化程度、身体检查，经过一段审查再分别编队。发光虽案情重大，无奈没有口供，又仅有初中文化水平，在西北青年劳动营关押的政治犯中属于一般，加上有病身残，后来分在学生一大队六中队，和鲁山县送的刘宗和（汉中师范学院毕业，地下共产党员）二人暂住病号房内。没有文化的编在学兵队。

第二天起床早操点名，把发光、刘宗和喊到操场，教官强令他们俩随队跑步。发光跑不动，值星官派人用绳捆住发光的腰，拉着跑了大半圈，被管理人员秦区队长发现，让人解开，又差一点被拖拉致死。

难友李吉祥是和发光一起到中原局竹沟党校培训的党员同志，因没文化编在学兵队，加上体壮年长，管理人员把他排到伙上帮厨，同外边雇来的伙夫一起干活。当拉警报时，他们这些人可以出劳动营，到防空洞躲藏。发光得知后，便与李密谋，变卖了自己随身带的几件衣服，交李作路费，设法逃跑。李以低价卖给伙夫，借跑警报逃离了劳动营。解放后李吉祥在南召县机关做门

卫，文革期间，南召县曾派人找发光调查李吉祥逃出劳动营情况，发光如实地做了证明。

难友陈文基是位爱国归侨，不远万里从马来西亚山达根归国抗日，在延安抗大学习。后派他回南方工作，刚出解放区就被匪特抓捕，审问年久，后关押在劳动营，与发光分在一个中队。他俩志同道合，拒不参加三青团，关系最好，这忠诚的难友情谊，对他二人后半生道路都起了重大影响。

第八战区傅作义部送来十三名中级干部，有共产党嫌疑，其中有个记者李西城（解放后任山西大学新闻系主任），偶然的机会在指导员孔宪文的办公室，看到已加入三青团的佟某告发发光的材料，指导员的批示是“顽固不化，不堪改造”。匪特作的结论恰恰说明发光身陷囹圄，立场坚定。

发光戴着“不堪改造”的帽子，在集中营度过四个年头，迎来了日本投降抗日战争的胜利，欣喜之情可想而知。国民党政权迫于全国人民的强烈呼声，在重庆举行国共两党和谈，签订了和平建国协议，其中明文规定，释放全国在押政治犯。国民党政权表面上应付释放政治犯的条款，暗地里进行着打内战的准备。西北青年劳动营在这种形势下，强迫政治犯填表参加三青团，陆续释放了一部分，文化较低的学兵队被编成一个 2000 多人的新兵团，交国民党部队编整。这时，劳动营各学生中队只剩下四分之一左右的在押犯，都是些跟发光一样“不堪改造”的，或是没钱没人不予释放的。劳动营把这些入集中起来，办了一个化工班，一个经理班，短期培训后分配工作。发光名义被释放了，却被编到国民党 85 军 23 师军需处，当一名附员三等少尉军需，继续进行监控。

## 四、隐蔽战线

### 在新乡倒卖蒋匪军火

日本投降后 国民党军队借助交通有利调遣的条件 很快接管了平汉铁路沿线的大中城市，发光随军来到新乡一带。日本占领期间 为防八路军袭击 日军在太行山东侧 强迫群众挖封锁沟 沟岸垒碉堡 架设铁丝网。沿平汉铁路西侧几百里的封锁沟 由伪军站岗设卡，八路军王震部当时只能在平汉铁路西侧封锁沟以外活动。这是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在豫北的相持对立情况。

发光想跳车脱逃 投奔解放区 但没逃成 反而受了重伤又回到 85 军 23 师军需处，住在汲县医院治疗。匪军医院在新乡汲县 占了 不少富豪财主的民房，作为伤病员的病房。发光一面办理军用物资发放，一面住病房治疗。发光当时住在顾姓大财主大院内前院，顾某在太行山里买地三千多亩，雇一山西太行山牛姓作管家 人称牛掌柜。牛给顾收地租 往返太行山 过封锁岗哨凭通行证出入。一天牛掌柜到陈住的前院的病房看望聊天，闲谈中得知发光管发放军需物资 往来人员领交频繁 又见美国救济总署运到新乡的大批日本军大衣和美国毛毯衣服，也经军需处接收发放，派地方上的饲料柴草，也交军需处。牛掌柜看在眼里，想在心里，继续与发光拉家常，交朋友。开始牛提出让在八路军的儿子到军需处 发光办不到 又要给发光介绍顾姓女仆当对象 也被发光谢绝。牛才试探性地向发光介绍 山西太行山他有个亲属 在八路军炸弹厂工作等情况。发光听到后 心里想与八路军接上关系 就能创造回解放区的条件 当即答应牛掌柜 要他设法找来八路军的工